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摭言卷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鄧友櫄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唐摭言　　小說家類一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唐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舊本不題其里貫其序稱王溥為從翁則溥之族也陳振孫書録解題謂定保為吳融之壻光化三年進士喪亂後入湖南五代史南漢世家稱定保為邕管巡官遭亂不得還劉隱

辟置幕府至劉龑號號之時尚在其所終則不得而詳矣考定保登第之歲距朱温簒唐僅六年又序中稱溥為丞相則是書成於周世宗顯德元年以後故題唐國號不復作內詞然定保生於咸通庚寅至是年八十五矣是書葢其暮年所作也同時南唐鄉貢士何晦亦有唐摭言十五卷與定保書同名今晦書未見而定保書刻於商氏稗海者刪削大

半殊失其真此本為松江宋賓王所錄末有
跋語稱以汪士鋐本校正較稗海所載特為
完備近日揚州新刻即從此本錄出惟是晁
公武讀書志稱是書分六十三門而此本實
一百有三門數目差舛不應至是豈商維濬
之前已先有删本耶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
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雜事亦足
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兼陳

可為永鑑不似他家雜錄但記異聞已也據定保自述葢聞之陸扆吴融李渥顏蕘王溥王渙盧延讓楊贊圖崔籍若等所談云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唐摭言卷一

五代　王定保　撰

統序科第

周禮鄉大夫具鄉飲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舉賢者貢于王庭非夫鄉舉里選之義源于中古乎夫子聖人始以四科齒門弟子後王因而範之漢革秦亂講求典禮亦觧循塗守轍以須賢俊考德行則升孝廉

而激浮俗掄道藝則第雋造而廣人文故郡國貢士無虛歲矣繇是天下上計集于大司徒府所以顯五教于萬民者也我唐沿隋法漢孜孜矻矻以羅草澤琴瑟不改而清濁殊塗丹漆不施而豐儉異致始自武徳辛巳歲四月一日勅諸州學士及蚤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于理體為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斯我唐貢士之始也厥有沿革錄之如左

貢舉釐革并行鄉飲酒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勅應諸州貢士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所宜貢之人解送之日行鄉飲禮牲用少牢以官物充

會昌五年舉格節文

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外州府舉士人等修明經進士業者並隷名所在監及官學仍精加考試所送人數其國子監明經舊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

請送二百人進士依舊格送三十人其隸名明經亦請送二百人其宗正等進士送二十人其東監同華河中所送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不得過五十人其鳳翔山南西道東道荆南鄂岳湖南鄭滑浙西浙東鄜坊宣商涇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東川陜虢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經不得過二十人其河東陳許汴徐泗易定齊德魏博澤潞幽孟靈夏淄青鄆曹兖海鎮兾麟勝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人明經不得過十

五人金汝鹽豐福建黔府桂府嶺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七人明經不得過十人其諸支郡所送人數請申觀察使為解都送不得諸州各自申解諸州府所試進士雜文據元格並合封送省准開成三年五月三日勅落下者今緣自不送所試以來舉人公然拔解今諸州府所試各須封送省司檢勘如病敗不近詞理州府妄給解者試官停見任用闕

述進士上篇

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繇是趙傪等嘗删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古者閭有序鄉有庠以時教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則升于諸侯之學諸侯歲貢其尤著者移之于天子升于太學故命曰造士然後命焉周禮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司馬論辨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若列之于

科目則俊秀盛于漢魏而進士隋大業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孫伏伽皆隋之進士也明矣然彰于武德而甲于貞觀蓋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贊神授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四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

述進士下篇

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撰國史補其畧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終身為文人

故爭名常為時所重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近年及第未過關試皆稱新及第進士所以韓中丞儀嘗有知聞近過關試儀以一篇紀之曰短行納了付三銓休把新銜惱必先今日便稱前進士好留春色與明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然拔解亦須預托人為詞賦非謂白薦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于曲江亭

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為離會藉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眊矂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亦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畧也其風俗繫于先達其制置存于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翛有焉

散序進士

進士科始于隋大業中盛于貞觀永徽之際搢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倜儻之才變通之術蘇張之辨說荊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弘羊之書計方朔之詼諧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場者亦所無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獨孤及撰河南府法曹

參軍張從師墓誌云從師祖損之隋大業中進士甲科位至侍御史諸曹員外郎損之生汯以碩學麗藻名動京師亦舉進士自監察御史為會稽令

兩監

按實録西監隋制東監龍朔元年所置開元以前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為恥李華員外寄趙七侍御詩畧曰昔日蕭邵友四人才成童華與趙七侍御驊蕭十功曹穎士故邵十六司倉軫未冠遊太學皆苦貧共被四人登科相次典校邵後二年擢第以寃横貶卒南中

又郭代公崔湜范履氷輩皆由太學登第李肇舍人撰國史補亦云天寶中袁咸用劉長卿分為朋頭是時常重兩監爾後物態澆漓稔于世祿以京兆為榮美同華為利市莫不去實務華棄本逐末故天寶二十載勑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斯乃救壓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雖拘之以法猶不能勝矧或執大政者不常其人所立既非自我則所守亦不堅矣繇是貞元十年

已來殆絕于兩監矣貞觀五年已後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置學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員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番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至永淳以後乃廢龍朔二年九月勑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為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各絹三疋四門學生各絹二疋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學各絹一疋皆有酒脯其分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年國子監所管學生國監

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藝業優長者為試官仍長官監試其試者通計一年所授之業口問大義十條得八已上為上得六已上為中得五已下為下類三不及在學九年律生六年不任貢舉者並解退其從縣向州者數下第並須通計服闋重任者不在計限諸博士助教皆分經教每一經必令終講未終不得改業開元二十二年五月勅諸州縣學生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弟若庶人並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經已上未及一經而精神聰悟有文詞史學者每年銓量舉送所司簡試聽入四門學充俊士即諸州貢人省試下第情願入學者聽國子監所管學生尚書省補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州縣學生取郭下縣人替諸州縣學生習本業之外仍令兼習吉凶禮公私有禮事令示儀式餘皆不得輒使

諸百姓立私學其欲寄州縣學授業者亦聽　會昌五年正月勅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修明經進士業者並宜隷名太學外州寄學及土人並宜隷名所在官學永為常制

西監

元和二年十二月奏兩京諸館學生總六百五十員每館定額如後西京學生五百五十員國子館八十員太學七十四員四門館三百員廣文館六十員律館算館各十員又奏伏見天寳已前國學生其數至多並有員

額至永泰後西監置五百五十員東監近置一百員未定每館員額今謹具每館定額如前伏請下禮部准格補置勅旨依

東監

東監元和二年十二月勅東都國子監量置學生一百員國子館十員太學十五員四門五十員律館十員廣文館十員書館三員算館二員

鄉貢

鄉貢里選盛于中古乎今之所稱蓋本同而末異也今之觧送則古之上計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博士奉常通古今員數十人漢置五經而已太常選民年十八已上好學者補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敬順于鄉黨者令與計偕授業太常如弟子一歲輒課通經藝補文學掌故上第為郎其秀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才不事學者罷之若等雖舉于鄉亦由于學兩漢之制益本乎周禮者也有唐貞觀以前兩監之外亦頗重郡府學生然其時亦由鄉里所升直補

監生而已爾後膏粱之族率以學校為鄙事若鄉貢蓋假名就貢而已景雲之前鄉貢歲二三千人盖用古之鄉貢也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鸞臺鳳閣龍石白水公時任考功員外郎下覆試十一人内張守真一人鄉貢開耀二年劉思玄下五十一人内雍思泰一人永淳二年劉廷竒下五十五人内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閏七月二十四日劉廷竒重試一十六人内康廷芝一人長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温玉稱蘇州鄉貢景龍元年

李欽讓稱定州鄉貢附學爾來鄉貢漸廣率多寄應者故不甄别于牓中信本同而末異也明矣大歷中楊綰疏請復舊章貴全乎實尋亦寢于公族垂空言而已

廣文

天寶九年七月詔于國子監别置廣文館以舉常修進士業者斯亦救生徒之離散也始其春官氏擢廣文生者名第無高下貞元八年歐陽詹第三人李觀第五人爾來此類不乏曁大中之末咸通乾符以來率以為末

第或曰鄉貢賓也學生主也主宜下于賓故列于後也

大順二年孔魯公在相位思矯其弊故特置吳仁璧于蔣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職及第者復循常而已悲夫

兩都貢舉

永泰元年始置兩都貢舉禮部侍郎官號皆以知兩都為名每歲兩地別放及第自大歷十一年停東都貢舉是後不置

試雜文

進士科與儁秀同源異派所試皆答策而已兩漢之制
有射策對策二義者何射者謂列策于几案貢人以矢
投之隨所中而對之也對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
臧否也如公孫弘董仲舒皆由此而進者也有唐自高
祖至高宗靡不率由舊章垂拱元年呉師道等二十七
人及第後勅批云略觀其策並未盡善若依令式及第
者唯秪一人意欲廣收其材通三者並許及第後至調
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𤣥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之

高者放入策尋以則天革命事復因循至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目于榜中矣

朝見

國朝舊式天下貢士十一月一日赴朝見長壽二年拾遺劉承之上疏請元日舉人朝見列于方物之前從之見狀臺司接覽中使宣口勑慰諭建中元年十一月朝集使及貢士見于宣政殿兵興以來四方不上計内外不會同者二十五年矣今計吏至一百七十三人矣仍

令朝集使每日二人待制

謁先師

開元五年九月詔曰古有賓獻之禮登于天府揚于王庭重學尊師興賢進士能美風俗成教化盖先王之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思與子大夫復臻于理故他日訪道有時忘餐乙夜觀書分宵不寐悟專經之義篤學史之文永懷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襃崇孰云奬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

為之開講質問其義宜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内得舉人亦准其日清資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觀禮即為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于習才也

進士歸禮部

雋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李昂員外性剛急不容物以舉人皆飾名求稱摇蕩主司談毁失實竊病之而將革焉集貢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

矣考校取捨存乎至公如有請託于時求聲于人者當首落之既而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隣居相善乃舉權于昂昂怒集貢人名權庭數之權謝曰人或猥知竊聞于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典將與衆評之若何皆曰唯公之命既出權謂衆曰向之言其意屬我也吾誠不第決矣又何藉焉乃陰求昂瑕以待之異日會論昂果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手前曰夫禮尚往來

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昔有雅什嘗聞于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嘻笑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閒豈執事之詞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于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時國家寧謐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昂聞惶駭蹶起不知所酬乃訴于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權吏初昂强愎不受囑請及是有請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廷

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部侍郎專之矣

論曰永徽之後以文儒亨達不由兩監者稀矣于時場籍先兩監而後鄉貢盖以朋友之臧否文藝之優劣切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揚去就與衆共之有如趙郤蕭李

趙驊郤軫蕭穎士李華

婁郭苑陳

婁師德郭元振苑咸陳子昂

靡不名遂功成交全分契洎乎近代厥道寖微玉石不分薰蕕錯雜長我之望殊鈌遠方之來亦乖止謂羣居固非瓦合是知生而知之者性也學而知之者習也渾金璞玉又何追

琢之勞乎潢汙行潦又何版築之置乎紵衣之獻彼跡踈而道親也畫龍之刼斯面交而心賊也後之進者定交擇友當問道之何如

唐摭言卷一

唐摭言卷二

五代 王定保 撰

京兆府解送

神州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異于是則往往牒貢院請落由曁咸通乾符則為形勢吞嚼臨制近同及第得之者

互相誇詫車服侈靡不以為僭仍期集人事貞實之士不復齒所以廢置不定職此之由其始末錄之如左

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牓序

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選才以百數為名等列以十人為首起自開元天寶之世大歷建中之年得之者摶躍雲衢階梯蘭省即六月冲霄之漸也今所傳者始于元和景戌歲次序名氏目曰神州等第錄

廢等第

開成二年大尹崔珙判云選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府送名豈合差等今年不定高下不鎖試官既絕猜嫌暫息浮競差功曹盧宗回主試除文書不堪送外便以所下文狀為先後試雜文後重差司錄侯雲章充試官竟不列等第明年崔珙出鎮徐方復置等第

大中七年韋澳為京兆尹牓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唯務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

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為盛事固可公行近日以來前規頓改互爭强弱多務奔馳定高甲于下第之初決可否于差肩之日曾非考覈盡繫經營與學雄文例舍于貞方寒素增年矯貌盡取于朋比羣强雖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居鐵甸合貢英髦非無藻鑑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況在管窺實難裁處況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解不合區分其

今年所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爲定不在吏分等第之限

置等第

乾符四年崔涓爲京兆尹復置等第差萬年縣尉公乘億爲試官　試火中寒暑退賦　殘月如新月詩

李時文公孫　韋硎　沈駕　羅隱　劉纂　倪曙

唐駢　周繁池人善賦　吳廷隱　賈涉其年所試八韻涉擅場而屈其等第

府元落

郭求元和元年　楊正舉六年　唐炎八年　高鉞九年　平曾長慶二年貶

崔仲寶歷二年罷　韋鋋太和二年　鄭從讜開成二年　韋瑑乾寧二年

等第末為狀元

李固言元和七年

等第罷舉

劉隲　田邕並元和七年　張傒　韋元佐並元和八年

孟夷十二年　韋璟十四年　辛諒　崔殼

薛渾並長慶元年　韋澌　李餘並二年　郭崖三年

李景方　盧鎰並寶歷元年　韋敖二年　元道

韋衍並太和二年　殷恪　劉珣並八年　崔瀆開成二年

胡澳　樊京並三年　温岐四年　蘇俊五年

韓宁會昌二年　李謩　韓肱並三年　魏鐐

孫璵並四年　韋硎　沈駕　羅隱

周繁並乾符四年

爲等第後久方及第

常力仁　趙蕃　黄頗並十三年　劉纂後二十一年

論曰孟軻言遇不遇命也或曰性能則命通以此循彼
匪命從於性耶若乃大者科級小者等列當其角逐文
場星馳解試品第潛方於十哲春闈斷在於一鳴奈何
取舍之源殆不踵此或解元永黜或高等尋休黄頗以
洪奥文章蹉跎者一十三載劉纂以平漫子弟汩没者
二十一年温岐濫竊於白衣羅隱負冤於丹桂由斯言
之可謂命通性能豈曰性能命通者歟苟怫於是何姦
宄亂常不有之矣京兆府解試比同禮部三場試棄冠之後並只就一場耳

海述解送

荆南解比號天荒大中四年劉蜕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時崔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蜕蜕謝書畧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争解元 叩貢院門求試後到附

同華解最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牓云特加置五場盖詩謌文賦帖經為五場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

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寢去唯
盧弘正尚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侈靡於往時
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弘正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日試
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弘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植將
家子弟從事輩皆竊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試登山採
珠賦畧曰文豹且異于驪龍採斯疏矣白石又殊於老
蚌剖莫得之公大服其精當遂奪弘正解元後弘正自
丞郎將判鹺俄而為植所據弘正以手札戲植曰昔日

華元已遣毒手今來鹺務又中老拳復日試破竹賦

咸通末永樂崔侍中廉問江西取羅鄴為督郵鄴因主解試時尹璞自遠來求計偕璞有文而使氣鄴挾私黜之璞大恚怒疏鄴云羅鄴諱則則可知也鄴父則為餘杭鹽鐵小吏

白樂天典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自負詩名以首冠為已任既而徐凝後至會郡中有宴樂天諷二子矛楯祜曰僕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祜曰

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又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不對於是一座盡傾凝奪之矣

大中中紇干峻與䰍鏁爭府元而紇干屈居其下翌日䰍鏁暴卒時峻父方鎮南海由是為無名子所謗曰離南海之日應得數斤當壯䫉之前未消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罷舉

張又新時號張三頭進士狀頭宏詞勑頭京兆解頭

國朝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道殣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為意江西鍾傅令公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為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為急務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求貢於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於治平行鄉飲酒之禮常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

送皆不減十萬乘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怠時舉子有以公卿闗節不逺千里而求首薦者歲常不下數輩合淝李郎中羣始與楊衡符載等同隱廬山號山中四友先是封川李相遷閤長會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執辭之際屢以文柄迎賀於公公曰誠如所言內一人不記姓名廬山處士四人儻能計偕當以到京先後為齒既而公果主文於是擁旌旗造柴闗激之而笑時三賢皆膠固唯合淝公年十八矍然曰及其成功一也遂束書就貢

比及京師已鎖貢院乃搥院門請引見公問其所止答云到京後時未遑就館合淝神質瓌秀主司為之動容因曰不為作狀頭便可延於吾廬矣楊衡後因中表盜衡文章及第詣闕尋其人遂舉亦及第或曰見衡業古調詩其自負者有一一鶴聲飛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頗憤怒既而問曰其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衡笑曰猶可恕符載後佐李騭為江西副使失意去從劉闢已上李韋與楊衡符載等事一節事意年代前後不相接

差互尤甚

高貞公郢就府解後時試官别出題目曰沙洲獨鳥賦即援筆而成曰歘有飛鳥在河之洲一飲一啄載沈載浮賞心利涉之地浴質至清之流其年首送

得失以道

李翺與弟正辭書貞元末正辭取京兆解掾不送翺故以書勉之其書曰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猶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

吾人之所憂也吾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到於古人之際耳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為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其餘者以與時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也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秪益動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俗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

義之詞也惡得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没千餘歲矣吾不見其人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詞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欺安知其讀吾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天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未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内者

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為哉
汝雖天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其心吾故書其所
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爾

恚恨

太和初李相回任京兆府叅軍主試不送魏相公謩深
銜之㑹昌中回為刑部侍郎謩為御史中丞嘗與次對
官三數人候對於閤門謩曰某頃歲府解蒙明公不送
何幸今日同集於此回應聲答曰經咔如今也不送謩

為之色變益懷憤恚後回謫牧建州蔂大拜回有啟狀
蔂悉不納既而回怒一衙官决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
徭役求隷籍者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人切恨停廢後因
亡命至京師接時相訴寃諸相皆不問會亭午憩於槐
陰顔色憔悴傍人察其有私詰之其人具述本意於是
誨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子盍詣之言訖
魏公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即如所誨望塵
而拜導從問對曰建州百姓訴寃公聞之倒持麈尾敲

檐子門令止及覧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之女入宅於是為魏相極力鍛成大獄時李相巳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鞫却迴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于貶所

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為試官末送肇有啟謝曰巨鼇屓贔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某昨限以人數擠排雖獲申展深慙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

冠耶一座聞之大笑

華良夫常為京兆解不送良夫以書讓試官曰聖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進士科者三千餘人良夫之族未有登是科者以此慨嘆憤惋從十歳讀書學為文章手寫之文過於千卷

王泠然與御史高昌宇書曰僕之恠君甚久矣不憶往日任宋城縣尉乎僕稍善文章每蒙提奬勤勤見遇又以齊吔吻承恩顧銘心在骨復聞升進不出臺省當為

風波可望故舊不遺近者伏承皇皇者華出使江外路次於宋依然舊遊門生故人動有十輩燰問及者衆矣未嘗言泠然明公縱欲高心不垂半面豈不畏天下窺公倖之淺深與著綠袍乘驄馬蹌蹌正色誰敢直言僕所以數日伺君望塵而拜有不平事欲圖於君莫厭多言而彰公短也先天年中僕雖幼小未閑聲律輒參舉選公既明試量擬黜額僕之枉落豈肯緘口是則公之激僕僕豈不知公之辱僕僕終不忘其故亦上一紙書

嘗數遍讀重相摩奬道有性靈云某來年掌試仰取一名於是逡巡受命匍匐而歸一年在長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坐家園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雖嘗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雲天下進士有數自河以北唯僕而已光華籍甚不是不知君須稍垂後恩雪僕前恥若不然僕之方寸別有所施何者故舊相逢今日之謂也僕之困窮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僕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遠君是御史僕是詞人雖貴賤之間

與君隔闊而文章之道亦謂同聲而不可以富貴驕人亦不可以禮義見隔且僕家貧親老常少供養兄弟未有官資嗷嗷環堵菜色相看貧而賣漿值天冷今冬又屬停選試遣僕為御史君在貧途見天下文章精神氣調得如王子者哉實能憂其危拯其弊今公之富貴亦不可多得意者望御史今年為僕索一婦明年為留心一官幸有餘力何惜些些此僕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頂上相戴儻也貴人多忘國士難期使僕一朝出

其不意與君並肩臺閣側眼相視公始悔而謝僕僕安能有色於君乎僕生長草野語誠觸忤并詩若干首别來三日莫作舊眼相看山東布衣不識忌諱冷然頓首

論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又曰求己不責於人君子振跡發身咸覬善地反之於己何得喪之不常望之於人則愛憎之競作王冷然之負氣推命何跦魏丞相之復仇尤人太過凌轢險詖二子得之有若李文公誨弟之書華良夫干時之氣所謂君子之儒也徐

凝馬植豈非得之且武當垂名於不朽矣尹璞所謂雖
文何益後之學者得不以為炯戒哉

唐摭言卷二

唐摭言卷三

五代　王定保　撰

散序

定保生於咸通庚寅歲時屬南蠻騷動諸道徵兵自是聯翩冠亂中土雖舊第太平里而跡未嘗達京師故治平盛事罕得博聞然以樂聞科第之美常諮訪於前達間如丞相吳郡公扆翰林侍郎濮陽公融恩門右省李

常侍渥顔夕拜蕘從翁丞相溥從叔南海記室渙其次同年盧十三延讓楊五十一贊圖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許人時蒙言及京華故事靡不録之于心退則編之於簡策始以進士宴遊之盛案李肇舍人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此為下第舉人其筵席簡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屬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遠爾來漸加侈靡皆為上列所據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所以長安遊手之民自相鳩集目之為進士團初則至寡洎大中咸通已來人數

頗衆其有何士參者為之酋帥尤善主張筵宴凡今年才過關宴士參已備來年宴遊之費由是四海之內水陸之珍靡不畢備時號長安三絕（南院主事鄭容中書門官張良佐并士參為三絕）團司所由百餘輩各有所主大凡謝後便往期集院（團司先於主司宅側稅一大第與新人期集）院內供帳宴饌甲於輦轂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後便請一人為錄事（舊例率以狀元為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人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小科頭

一人部第二常詰旦至期集院常宴則小科頭主張大宴則大科頭縱無宴席科頭亦逐日請給茶錢平時不以數後每人日五百文第一部樂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見燭皆倍科頭皆重分逼曲江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為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妨一日春勅下後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惜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其被袋狀元錄事同

顯檢闕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牀車馬闐塞莫可殫述洎巢寇之亂不復舊態矣

謝恩

狀元已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入門並叙立於階下北上東向主司列席褥東面西向主事揖狀元已下與主司對拜拜訖狀元出行致詞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訖主事云請諸郎君叙中外狀

元已下各齒敘便謝恩餘人如狀元禮禮訖主事云請狀元曲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衣鉢謂得主司名第其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衣鉢如踐世科即感泣而謝謝訖即登階狀元與主司對坐于時公卿來看皆南行敘坐飲酒數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禮亦不常即有於都省致謝公卿來看或不坐而去三日後又曲謝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維之力茍特達而取亦要言之

期集

謝恩後方詣期集院大凡勑下已前每日期集兩度詣
主司之門然三日後主司堅請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
團司所由輩參狀元後便參衆郎君拜訖俄有一吏當
中庭唱曰諸郎君就坐雙東雙西其日醵罰不少又出
抽名紙錢每人十千文其斂名紙見狀元俄於衆中驀
抽三五箇便出此錢鋪底一自狀元已下每人三十千
文

點檢文書

狀元錄事具啟事取人數主司於其間點請三五人工於八韻五言者或文字乖訛便在點竄矣大約避廟諱

御名宰相諱然三十所製分為兩卷以金銅軸頭青縹首進上

過堂

其日團司先於光範門裏東廊供帳備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參見于時主司亦召知聞三兩人會於他處此筵罰錢不少宰相既集堂吏來請名紙生徒隨

座主過中書宰相橫行在都堂門裏敘立堂吏通云禮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俄有一吏抗聲出主司乃登階長揖而退立於門側東向然後狀元已下敘立於階上狀元出行致詞云今月日禮部放牓某等幸忝成名獲在相公陶鑄之下不任感懼（在左右下即云慶懼）言訖退揖乃自狀元已下一一自稱姓名稱訖堂吏云無客主司復長揖領生徒退詣舍人院主司欄簡舍人公服靸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禮貌謹敬有加隨事敘杯酒

後於階前鋪席褥請舍人登席諸生皆拜舍人答拜狀元出行致詞又拜答拜如初便出於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當時詣宅謝恩便致飲席

關試

吏部員外其日於南省試判兩節諸生謝恩其日稱門生謂之一日門生自此方屬吏部矣

讌名

大相識（主司在具慶）　次相識（主司在偏侍）　小相識（主司有兄弟）　聞喜（勑士）

宴櫻桃　月燈　打毬　牡丹　看佛牙每人二千以上佛牙樓寶壽亭定水莊嚴皆有之寶壽量戍佛牙用水精函子盛銀菩薩捧之然得一僧跪捧菩薩多是僧錄或首座方得捧之矣　關讌此最大宴亦謂之離筵備述于前矣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郭代公十八擢第其年冬制入高等

何扶太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絕寄舊同年曰金榜題名墨尚新今年依舊去年春花間每被紅粧問何事重來只一人

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過關宴後率皆期集於慈恩塔下題名故貞元中劉太真侍郎試慈恩寺望杏園花發詩會昌三年賛皇公為上相其年十一月十九日勑諫議大夫陳商守本官權知貢舉後因奏對不稱旨十二月十七日宰臣遂奏依前命左僕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

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
親然後申於朝廷必為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
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寖薄臣節何
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進士及第
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及於有司宅置
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
名實皆少雋既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為宴樂並
無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為宴會仍委御史臺

察訪聞奏謹具如前奉勅宜依於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益賛皇公不由科第故設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復舊態

曲江遊賞雖云自神龍以來然盛於開元之末何以知之案實録天寶元年勅以太子太師蕭嵩私廟逼近曲江因上表請移他處勅令將士為嵩營造嵩上表謝仍讓令將士創造勅批云卿立廟之時此地閑僻令傍江修築舉國勝遊與卿思之深避喧雜事資改作遂命官

司承已拆除終須結構已有處分無假致辭

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憩于逆旅獨酌獨吟會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領一小僮避雨於此穎士見其散冗頗肆凌侮逡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父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也穎士常造門未之面極所驚愕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命引至廡下坐而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復曰子負

文學之名踞忽如此止於一第乎後顆士終於揚州功曹

小歸尚書牓裴起部與卯之李搏先輩舊友搏以詩賀廷裕曰銅梁千里曙雲開仙籍新從紫府來天上已張新羽翼世間無復舊塵埃嘉禎果中君平卜賀喜須斟卓氏盃應笑戎藩刀筆吏至今泥滓曝魚腮既而復以二十八字詑之曰曾隨流水化凡鱗安上門前一字新聞道蜀江風景好不知何似杏園春裴有六韻答曰何

勞問我成都事亦報君知便納降蜀柳籠堤煙矗矗海棠當户燕雙雙富春不並窮師子濯錦全勝旱曲江高卷絳紗揚氏宅時主文寓揚子巷故有此句半垂紅袖薛濤窗浣花泛鷁詩千首靜衆尋梅酒百缸若說絃歌與風景主人兼是碧油幢

太和二年崔郾侍郎東都放牓西都過堂杜牧有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醸酒却將春色入關來

胡証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絶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度甞狎遊為兩軍力人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度潛遣一介求救於証証衣皁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証飲後到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盃盤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証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自謂燈臺証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觝者凡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逮至並

座証舉躋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為神人
証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崔沆及第年為主罰錄事同年盧彖俯近關宴堅請假
往洛下拜慶既而淹緩久之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彖
以雕幰載妓微服𩎒鞚縱觀於側遽為團司所發沆判
之辭曰深攙席帽密映氈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
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咸通中進士及第過堂後便以騾從車服侈靡之極稍

不中式則重加罰金蔣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時家君任太常卿語泳曰爾門緒孤微不宜從世祿所為可先納罰錢慎勿以騾從也

盧文煥光化二年狀元及第頗以宴醵為急務常俯闕宴同年皆患貧無以致之一旦給以遊齊國公亭子既至皆解帶從容文煥命團司牽驢時柳璨告文煥以驢從非已有文煥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璨甚銜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煥憂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藥不瞑眩厥疾

弗瘳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列於岸滸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矣所存者唯尚書省亭子而已進士關宴常寄其間既徹饌則移樂泛舟率為常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於此有若中東床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鞍櫛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尚書為大京兆楊知至侍郎將携家人遊致書於能假舫子先是舫子已為新人所假能答書云已為三十子

之鳩居矣知至得書怒曰昨日郎吏敢此無禮能自吏
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權知大尹開成五年樂和李公榜
于時上在諒闇故新人遊賞率常雅飲詩人趙嘏寄贈
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懐春色向人
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迴飄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
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翠空
寶歷年中楊嗣復相公具慶下繼放兩牓時先僕射自
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于潼關既而大宴于新昌里

第僕射與所執坐于正寢公領諸生翼坐于兩序時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上唯刑部楊汝士侍郎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年疏傅雖云盛詎有茲筵醉醁醽汝士其日大醉歸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

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趙光胤自補袞拜小儀王拯自小版拜少勳渙

首唱長句感恩上裴公曰青衿七十牓三年建禮含香次第遷珠彩乍連星錯落桂花曾到月嬋娟玉經磨琢多成器劒拔沈埋便倚天應念銜恩最深者春來為壽拜尊前裴公答曰謬持文柄得時賢粉署清華次第遷昔歲策名皆健筆今朝稱職并同年各懷器業寧推讓俱上青霄豈後先何事老來猶賦詠欲將酧和永留傳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牓內道場詩僧廣宣以詩寄賀曰從辭鳳閣掌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闢文場無枉

路兩開金牓絶寃人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鶯飛谷口
春明日定歸台席去鶺鴒原上共陶鈞起答曰延英面
奉入青闈亦選功夫亦選奇在冶只求金不耗用心空
學稱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鶯谷飛鳴自有時獨喜向
公誰是證彌天上士與新詩
周墀任華州刺史武宗會昌三年王起僕射再主文柄
墀以詩寄賀并序曰僕射十一叔以文學德行當代推
高在長慶之間春闈主貢採摭孤進至今稱之近者朝

廷以文柄重難將抑浮華詳明典實由是復委前務三領貢籍迄今二十二年于兹亦縉紳儒林罕有如此之盛況新榜既至衆口稱公塤忝沐深恩喜陪諸彦因成七言四韻詩一首輒敢寄獻用導下情兼呈新及第進士文場三化魯儒生二十餘年振重名曾忝木雞誇羽翼又陪金馬入蓬瀛塤初年木雞賦及第嘗陪僕射守職内廷雖欣月桂居先折更羨春蘭最後榮欲到龍門看風水關防不許暫離營時諸進士皆賀起答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

忝主文塲楊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憶同仙禁六義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峯之下欲徵黄

王起門生一榜二十二人和周墀詩嵩高降德為時生洪筆三題造化名鳳詔佇歸專北極驪珠搜得盡東瀛褒衣已換金章貴禁掖曾隨玉樹榮明日定知同相印青衿新列柳間營盧肇字子發公心獨立副天心三轄春闈冠古今蘭署門生皆入室蓮峯太守别知音同升翰苑

時名重遍立朝端主意深新有受恩江海客坐聽朝夕繼為霖丁稜字子威三年竭力向春闈塞斷浮華衆路岐盛選棟梁稱昔日平均雨露及明時登龍舊美無斜徑折桂新榮盡直枝莫道只陪金馬貴相期更在鳳凰池姚鵠字居雲昔年桃李已滋榮今日蘭蓀又發生葑菲採時皆有道權衡分處且無情叨陪鵷鷺朝天客共作門闌出谷鶯何事感恩偏覺重忽聞金榜扣柴荊退之自顧微劣始不敢以叨竊是望策試之後遂歸藍屋山居不期一旦進士圖遣入貴榜扣關相報方知忝幸矣高退之字遵聖

當年門下化龍成今日餘波進後生仙籍共知推麗則禁垣同得薦嘉名桃谿蚤茂誇新萼菊圃初開耀晚英誰料羽毛方出谷許教齊和九臯鳴孟球字庭玉

孔門頻建鑄顏功紫綬青衿感激同一簣勤勞成太華三年恩德重維嵩楊隨前輩穿皆中桂許平人折欲空懃和周郎應見顧感知大造意無窮劉耕字遵益

常將公道選羣生猶被春闈屈重名文柄久持殊歲紀恩門三啓動寰瀛雲霄幸接鴛鸞盛變化欣同草木榮乍得陽和如細柳參

差長近亞夫營裴翻字雲章滿朝簪紱半門生又見新書甲乙名孤進自今開道路至公依舊振寰瀛雲飛太華清詞著花發長安白屋榮忝受恩光同上客唯將報德是經營樊驤字彥龍滿朝朱紫半門生新榜勞人又得名國器舊知收片玉朝宗轉覺集登瀛同升翰苑三年美繼入花源九族榮共仰蓮峯聽雪唱欲賡仙曲意怔營崔軒字鳴崗一振聲華入紫微三開秦鏡照春闈龍門舊列金章貴鶯谷新遷碧落飛恩感風雷皆變化詩裁錦繡借光

輝誰知散質多榮忝鵷鷺清塵接布衣（蒯希逸 字太隱）龍門一變荷生成況是三傳不朽名美譽蚤聞喧北闕頹波今見走東瀛鵷行既接參差影雞樹仍同次第榮從此青衿與朱紫升堂侍宴更何營（林滋 字後象）恩光忽逐曉春生金榜前頭忝姓名三感至公裨造化重揚文德振寰瀛佇為霖雨曾相賀半在雲霄覺更榮何處新詩添照灼碧蓮峯下柳間營（李仙古 字垂後）二十二年文教主三千上士滿皇州獨陪宣父蓬瀛奏方接顔生魯衛遊多羨龍門

齊變化屢看雞樹第名流升堂何處最榮美朱紫環樽幾獻酬黄頽字無頽三開文鏡繼芳聲暗接雲霄接去程曾壓洪波先得路蚤升清禁共垂名蓮峯對處朱輪貴金牓傳時玉韻成更許下才聽白雪一枝今過郄詵榮張道符字夢錫常將公道選諸生不是鵷鴻不得名天上宴迴聯步武禁中麻出滿寰瀛簪裾盡過前賢貴門館仍叨後學榮看著鳳池相繼入都堂那肯滯關營丘上卿字陪之重德由來為國生五朝清顯冠公卿風波久佇濟川檝羽翼

三遷出谷鶯絳帳青衿同日貴春蘭秋菊異時榮孔門弟子皆賢哲誰料窮儒忝一名石貫字摠之文學宗師心稱平無私三用佐貞明恩波舊是仙舟客德宇新添月桂名蘭署崇資金印重蓮峯高唱玉音清羽毛方荷生成力難繼鸞凰上漢聲李潛字德隱科文又主守初時光顯門生濟會期美擅東堂登甲乙榮同內署待恩私羣鶯共喜新遷木雙鳳皆當即入池別有倍深知感士曾經兩度得芳枝孟宁字處中儒雅皆傳德教行幾敦淳俗賛文明

龍門昔上波濤遠禁署同登渥澤榮虛散謬當陪杞梓後先寧異感生成時方側席徵賢急况說謳謠近帝京

唐思言字子文

聖朝文德最推賢自古儒生少比肩再啓龍門將二紀兩司鶯谷已三年蓬山皆美齊榮貴金榜誰知忝後先正是感恩流涕日但思旌旆碧峯前

左牢字悳膠

春闈帝念主生成長慶公聞兩歲名有詔赤心同雨露無私和氣浹寰瀛龍門乍出難勝幸鴛侶先行是最榮遙仰高峯看白雪多慙屬和意屛營

王甚夷字無黨

長慶曾收間

世英早居臺閣冠公卿天書再受恩波遠金榜三開日月明已見差肩趨翰苑更期聯步掌台衡小儒謬跡雲霄路心仰蓮峯望太清金厚載字化光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鎮開賀宴日張之於側時進士胡錡有啓賀畧曰桂枝折處著萊子之綵衣楊葉穿時用曾連之舊箭汾之名第同故也

又曰一千里外覲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華州榜薛侍郎諸門生詩曰時君過聽委平衡粉署華燈到曉明開卷固難窺浩汗執心空欲慕公平機雲筆舌臨文健沈宋篇章發韻清自笑觀光渾邱日拔心爭不愧羣生

盧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率費俄有一僕願爲月傭服飾鮮潔謹幹不與常等覩鈞褊乏往往有所資時俯及關宴鈞未辦醵率撓形於色僕輒請罪鈞具以實告對曰極細事耳郎君可以處分最先後勾當向事鈞初疑其妄既而將覘之紿謂之曰爾若有伎吾當主宴第一要一大第爲備宴之所次則徐圖其僕唯而去頃刻乃迴白鈞曰已稅得宅矣請幾郎檢校翌日鈞强往看之既而朱門甲第擬于宮禁鈞不覺欣然復謂曰宴處即

大如法此尤不易張陳對曰但請選日啟開侍郎張陳
某請專掌鈞始慮其非反覆詰問但微笑不對或意其
非常人亦不固於猜疑既宴除之日鈞止于是俄觀幕
帟茵毯華煥無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稱是鈞之醜率畢
至由是公卿間靡不誇詫詰朝其僕請假給還諸色假
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逮旬日鈞異其事馳往舊遊訪
之則向之花竹一無所有但見頹垣壞棟而已議者以
鈞之仁感通神明故為曲贊一春之盛而成此終身之

美

盧肅鈞之孫貞簡有祖風光化初華州行在及第洎大冦犯闕二十年搢紳靡不徧之肅始登第俄有李鴻者造之願傭力鴻以錐刀服日往往反資於肅此外未嘗以所須為意肅有舊業在南陽常令鴻徵租皆如期而至往來千里而未嘗侵費一金既及第鴻奔走如初及一春事畢鴻即辭去

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永寧劉公第二子覃及

第時公以故相鎮淮南勑邸吏日以銀一鋌資覃醵罰而覃所費往往數倍邸吏以聞公命取足而已會時及薦新狀元方議醵率覃潜遣人厚以金帛預購數十石矣于是獨置是宴大會公卿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適口而覃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者人享蠻榼一小盎亦不啻數升以至參御輩靡不霑足

羅玠貞元五年及第闗宴曲江泛舟舟沈玠以溺死後有闗試前卒者謂之報羅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義俠之徒也咸通十四年韋昭範先輩登第昭範乃度支侍郎楊嚴懿親宴席間帟幕器皿之類皆假于計司楊公復遣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中宴於曲江亭供帳之盛罕有倫擬時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悖之狀旁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長耳引頸及肩復以巨箠振築佐酒諠浪之詞所不忍聆諸君子駭愕之際忽有於衆中扺其頰者隨手而墜於是連加毆擊復奪所執箠箠之百餘衆皆

致怒瓦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閣門軋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門子乃捺箠迎擊中者無不面仆於地勑使亦為所箠既而奔馬而返左右從而俱入門亦隨閉而已座内甚欣媿然不測其來仍慮事連宫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召行毆者訊之曰爾何人與諸郎君誰素而能相為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君無素第不平其下人無禮耳衆皆嘉嘆

悉以錢帛遺之復相謂曰此人必須亡去不則當為擒矣後旬朔座中賓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者門子皆能識之靡不加敬竟不聞有追問之者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閏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

楚娘閏娘妓之尤者

盧肇袁州宜春人與同郡黄頗齊名頗富於產肇幼貧之與頗赴舉同日遵路郡牧於離亭餞頗而已時樂作酒酣肇策蹇郵亭側而過出郭十餘里駐程俟頗爲侶明年肇狀元及第而歸刺史以下接之大慙恚會延肇看競渡於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銜得錦標歸錦標船頭所得

薛監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綴行

而出時進士團所由輩數十人見逢行李蕭條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逢囅然即遣一介語之曰報道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許晝者睢陽人也薄攻五字詩天復四年大駕東幸駐驆甘棠晝於此際及第梁太祖長子號大卿郎君者常與晝屬和晝以卿為奥主隨駕至洛下攜同年數人醉於梁祖私第因折牡丹十許朶主吏前白云凡此花開落皆籍其數中令公秀才奈何恣意攀折晝慢罵久之

主吏衘之潛遣一介馳報梁祖梁祖聞之頗睚眦獨命械晝而獻于時大卿竊知間道先遣使至晝遂亡命河北莫知所之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罷

乾符四年諸先輩月燈閣打毬之會時同年悉集無何為兩軍打毬軍將數輩私較於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强遲留用抑其銳劉覃謂同年曰僕能為群公小挫彼驕

必令解去如何狀元已下應聲請之覃因跨馬執杖躍而揖之曰新進士劉覃擬陪奉可乎諸輩皆喜覃驟馳擊拂風驅雷逝彼皆愕眙俄策得毬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數輩慙沮僶俛而去時閣下數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咸通十三年三月新進士集於月燈閣為蹙鞠之會擊拂既罷痛飲于佛閣之上四面看棚櫛比悉皆褰去帷箔而縱觀焉先是飲席未合同年相與循檻肆覽鄒希

回者年七十餘牓末及第時同年將欲即席希回堅請更一巡歷衆皆笑或謔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大中十年鄭顥都尉放牓請假往東洛覲省生徒餞於長樂驛俄有紀于屋壁曰三十驊騮一烘塵來時不鎖杏園春楊花滿地如飛雪應有偷遊曲水人

乾符丁酉歲關宴甲於常年有溫定者久困場屋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設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輿金翠之飾夐出于衆侍婢皆稱是徘徊於柳陰之下俄頃

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鷁首既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詼諧不已羣興方酣定乃於簾間垂足定膝脛偉而毳衆忽覩之皆掩袂亟命廻舟避之或曰此必温定矣

乾寧末駕幸三峯太子太師盧知猷於西溪亭子赴進士關宴因謂前達曰老夫似這關宴至今相繼赴三十箇矣

李嶢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遣賃油幕

以張去之磽先人舊廬升平里凡用錢七百緡自所居連亘通衢殆及一里餘參御輩不啻千餘人鞴馬車輿闐咽門巷來往無有霑濕者而金碧照耀頗有嘉致磽時為丞相韋都尉所委干預政事號為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韋宙女宙常資之金帛不可勝紀

神龍已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為添前字或詩曰曾題名處添

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羣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二人嘗列題於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讀位至正卿

李湯題名於昭應縣樓韋蟾覩之走筆留詭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因學得虞姬壻書字才

能記姓名

裴晉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岳之闕門大順中户部侍郎司空圖以一絶紀之曰岳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鞞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樂天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攜之謁李凉公逢吉公時為校書郎于時將他適白遽造之逢吉行攜行看初不以為意及覽賦頭曰噫

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遂寫二十餘本其日十七本都出

論曰科第之設沿革多矣文皇帝撥亂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籠英彥邇來林栖谷隱櫛比鱗差美給華資非第勿處雄藩劇郡非第勿居斯乃名實相符亨達自任得以惟聖作則為官擇人有其才者靡捐於甕牖繩樞無其才者詎繫於王孫公子莫不理推畫一時契大同垂三百年擢士衆矣然此科近代所美知其美之所美

者在乎端已直躬守而勿失昧其美之所美者在乎貪名巧宦得之為榮噫大聖設科以廣其教奈何昧道由徑未旋踵而身名俱泯又何科第之庇乎矧諸尋芳逐勝結友定交競車服之鮮華騁杯盤之意氣沽激價譽比周行藏始膠漆於羣強終短長於逐末乃知得失之道坦然明白即明所謂求名而亡欲益而彰苟有其實又何科第之闕歟

唐摭言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摭言卷四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鄧友樗

唐摭言卷四

五代　王定保　撰

節操

裴晉公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者在洛中大為搢紳所神公時造之問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異于人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然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勿以蔬糲相鄙候旬日

為郎君細看公然之凡數往矣無何阻朝客在彼因退遊香山佛寺徘徊廊廡之下忽有一素衣婦人致一緹緡於僧伽和尚欄楯之上祈祝良久復取芟擲之叩頭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其所致意彼遺忘既不可追必料其再至因為收取躊躇至暮婦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攜之歸所止詰旦復攜至彼時寺門始開俄覩向者素衣疾趨而至逡巡撫膺惋嘆若有非横度從而訊之婦人曰新婦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

直千餘緡以遺津要不幸遺失於此令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顧而去尋詣相者相者審度顏色頓異大言曰此必有陰德及物此後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詰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秖此便是陰功矣他日無相忘勉旃勉旃度果位極人臣

盧大郎補闕盧名上字與僕家諱同下字曰暉　升平鄭公之甥也暉少孤長於外氏愚常誨之舉進士咸通十一年初舉廣明

庚子歲遇大寇犯闕竄身南服時外兄鄭續鎮南海暉向與續同庠序續仕州縣官暉自號白衣卿相然二表俱為愚鍾愛爾來未十稔續為節行將暉乃窮儒復脫身虎口挈一囊而至續待之甚厚時大駕幸蜀天下沸騰續勉之出處且曰人生幾何苟富貴可圖何須一第耳暉不答復請賓佐誘激者數四復虛右席以待暉暉因曰大朝設文學之科以待英俊如暉之能否焉敢期於饕餮然聞昔舅氏所勗常以一第見勉今舊館寂寥

奈何違夙昔之約苟白衣没世亦其命也若見利改圖有死不可續聞之加敬自是龍鍾場屋復十許歲大順中方為弘農公所擢卒於右衮

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妹也先是姨老矣以二子為託曰其長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不可適衆皆伏泰之義常於都市遇鐵燈臺市之而命洗刷即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

別墅用緡錢二百千既畢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迴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迴停舟逵步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時覿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常逮事君姑于此子孫不肖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給之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矣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為省郎

論曰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子之四科行在其先列

乃五常者揔之於仁百慮者試之於利禍福不能迴至
德貧富不能窺至仁夫炯戒之倫而窮達不侔者其惟
命與苟屈諸道又何窮達異致矣

與恩地舊交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坦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
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絶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
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孟棨年長于小魏公放牓日棨出行曲謝沆泣曰先輩

吾師也流泣祭亦泣祭出入場籍三十餘年
長孫籍與張公舊交公兄呼籍公常諷其改圖籍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

師友

李華以文學名重于天寶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員外起
為相國李梁公峴從事檢校吏部員外時陳少遊鎮淮
陽尤仰公之名一旦城門吏報華入府少遊大喜簪笏
待之少頃復曰云已訪蕭公功曹矣即穎士也

盧江何長師趙郡李華范陽盧東美少與韓衢為友江淮間號曰四夔

裴佶字弘正宰相耀卿之孫吏部侍郎綜之子卒於工部尚書鄭餘慶請先行朋友服私謚曰貞子曰泰章

喬潭天寶十三年及第任陸渾尉時元魯山客死是邑潭減俸禮葬之復䘏其孤李華三賢論云潭昂之孫有古人風李華稱元德秀張友略志如道德行如經術

貞元十二年李贄以大宏詞振名與李敏同姓同年同

登第又同甲子及第時俱二十五歲又同門贄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隴西李舟與齊相國映友善映為將相舟為布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貴也時映左遷於䕫舟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以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絶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為詭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䕫國於蒼生之望則為不幸為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

斯又為佳僕昧時者謹以為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以增嘆僕所疾沈痼方率子弟力農爲世踈矣足下亦焉能不踈僕耶足下素達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豈當不察之耶惟强飯自愛珍重珍重

李華祭蕭穎士文維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趙郡李華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亡友故揚府功曹蘭陵蕭公之靈嗚呼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月之别俄成古今

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釁罰深重艱難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哀途窮易感況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避亂全絜忠也冒危遷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而没於道路何負於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歳幸忝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賴無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存實等泣血千里覊旅相依聞其一哀心骨皆斷夫痛之至者言不能宣雖欲寄詞

秖益填塞茂挺君其降靈尚饗

韓文公瘞硯文隴西李元賔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歡否泰未嘗廢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閒役者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於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賛而識之土乎成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瓦礫異

杜工部支鄭廣文嘗以詩贈虔曰諸公衮衮登臺省廣

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轗坎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短褐身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則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我師清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蚤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

聞此意慘淡生前相遇且銜杯又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頻遭官長駡垂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氊賴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及虔卽世甫賦八哀詩其一章誄虔也

崔羣字敦詩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為友羣佐宣州幕時愈與羣書論交略云考之百行而無瑕尤竅之閫奥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賢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麄

巨細出入晦明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推之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也

劉駕與曹鄴為友俱攻古風詩鄴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駕成名同去果諧所志

毛傑與盧藏用書月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于盧公足下傑聞君子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披襟而論翰墨道狎則言事而致談笑何必雞鳴狗盜始資僥

倖之能簞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爾諧擢爲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鎖闈忠鄕在躬優柔荐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而無因嗟掃門而不逮豈知羣邪遘逆聯聲嗷嗷紫奪我朱遠詣惡土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渝餌芝朮以養閑坐煙篁而收思傑梁鴻遠旅閔仲未歸留戀德音徘徊失路互鄉童子當顧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于交

遊四海兄弟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況公拂衣高尚習静閑局世事多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哉倘能憐雲壑與無知慦張良小子説鴻蒙之倡遺黄石之書虚往實歸霑霑霧露之微潤裒多益寡落丘山之一毫則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慶畢矣

盧答毛書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瘴裹糧鬼門放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札期我遐意詢予

道真使人慚愧也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冥志深蔽
滅木穹窒鍊九還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
理不以能鳴夭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全
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于誠信不申忠
孝胥缺獨禦魑魅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椎心膺以
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嘗慕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
患負家為業置身于此何顏復講道德哉雖然少好立
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晷加我數年

庶無大過覽莊生鵾鵬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隳聰黜明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寥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為是倘足下起予指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稊稗理無相阻曷為區區過勞按劍也頃風眩成瘵不復屬筆力此還答無所銓次淹遲之期庶不我責盧藏用頓首

方干師徐凝干常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曰村

裏老李頻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翺張籍皆升朝籍北面師之故愈答崔立之書曰近有李翺張籍者從予學文翺與陸修員外書亦曰韓退之之文非茲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黄頗師愈為文亦振大名頗常覩盧肇為碑版則嗢之而去棄實録愈與人交其有淪謝皆能卹其孤復為

畢婚嫁如孟東野張籍之類是也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呼小趙公為郎君於文公處稱門生

氣義

郭代公年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彦昭為友時有家信至寄錢四十萬以為學糧忽有一線服者扣門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舉大事乏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畧無存者亦不

問姓氏深為趙薛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其年為糧食斷絕竟不成舉

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鄰店有一士吁嗟數四執易潛伺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焉遽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

代公為通泉縣尉掠賣千餘人以供過客天后異之召見大愜意旨并口占古劍一篇以進上奇之命繕寫當

直學士

楊虞卿及第後舉三篇爲校書郎來淮南就李鄘親情遇前進士陳商啟護窮窘公未相識問之倒囊以濟李甚海年十七攜三百縑就納國色偶遇人啟護倒囊濟之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旦大會賓客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啟

緘即知戴潛遣一介䘏其家矣

贊曰孰以顯廉臨財不苟孰以定交弘道則久窮乃益堅達以胡有無得無喪天長地久君子行之小人則否

唐摭言卷四